

何應欽秘錄

蔣治平

身經百戰旋乾轉坤

何應欽將軍以九九高齡逝世，國人無論識與不識，無不表示無限悼念之情。大家認為：以何將軍戰功之彪炳，德業之崇隆，自國民革命東征、北伐、抗日、戡亂以來，他是最受推崇的一人。不僅在臺灣如此，就是在睽隔了四十年的大陸上，何應欽的知名度也是很高的。這從一些起義歸來，及訪問過大陸人士的談話中，可以得知。

何應欽逝世的消息傳出後，日本友人一致表示哀悼與惋惜，自民黨總務會長安倍晉太郎，前參議院議長木村睦男等政要，或親赴東京亞東協會辦事處致敬，或遠道來臺北弔唁，這自然與他生前致力促進中日關係有關。

何應欽所以成爲一代名將，身經百戰固然是個重要條件，但主要還是在無數次血戰中，能發揮超人的智勇，有以致之；當戰況不利時，他堅持到底，轉敗爲勝；有利時，則把戰果發揮至極致，而旋乾轉坤。

還有，就是他對國家和領袖的忠誠，始終不二，是一個更重要的因素。

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當時編入戰鬥序列的計有八個軍，即第一軍軍長何應欽，第二軍軍長譚延闓，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第四軍軍長李濟，第五軍軍長李福林，第

六軍軍長程潛，第七軍軍長李宗仁。第八軍軍長唐生智；以上諸人除譚延闓後來出任行政院長，蜚聲政壇外，其餘均未與何應欽同時被肯定爲同一時代，同一陣營，同打天下的名將；考其原因，大多是缺乏軍人的美德——忠誠。

讀三國演義，孔明在南陽臥龍崗爲劉備提出三分天下的「隆中決策」，教劉備在取得荊州和益州之後，憑山川之險阻，堅強守備，遇天下有變，遣一上將將荊州之兵東向宛洛；而劉則率益州之衆直取秦川；果如是，則帝業可成，漢室可興。民十五年七月北伐誓師以前，北方政局起了重大變化，孫傳芳入浙，盧永祥下野，直奉戰爭結束；馮玉祥倒戈，吳佩孚失敗，曹錕辭職，段祺瑞入京任臨時執政，電邀國父北上商討國事。這就是東征、北伐前的客觀情勢，即所謂「天下有變」的時刻到了。

何應欽從民國十四年三月參加第一次東征起，到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止，參加過的大小戰鬥和會戰不可勝數，他表現了超人的智勇，卓越的韜略，特別是可貴的忠誠，而爲蔣介石所識拔，爲世人所肯定。

棉湖之役：何應欽率黃埔軍校教導第一團二千餘官兵擔任正面，抵擋逆軍陳炯明主力洪兆麟部二萬餘人之猛攻，激戰數小時，何應欽團一、三兩營即死傷過半，洪兆麟軍且一度攻至距何應

欽指揮所二三百米處。何應欽臨危不亂，親赴最前線督勵所部拒敵，並令多插旗幟故作疑陣，致使洪兆麟軍踟躕不進；不久，教導第二團趕到增援，戰局始轉危爲安，轉敗爲勝。棉湖之役告一段落，教導第一、二團奉命編組爲黨軍第一旅，何應欽因功升任旅長，仍兼第一團團長。

民國十四年五月，桂軍楊希閔、劉震寰部有竊據廣州之圖謀，何應欽奉命率部自潮州、梅縣回師廣州靖亂。很快地將劉、楊軍擊潰，十六日蔣公呈請中央任命何應欽爲黨軍第一師師長。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統一各軍名稱，一律用國民革命軍番號；原有黨軍改爲第一軍，蔣公任軍長，任命何應欽爲第一軍第一師師長。

惠州之役：民國十四年九月，國民政府令各軍第二次東征，徹底消滅陳炯明部，蔣公任總指揮，頒佈戰鬥序列，區分爲三個縱隊，以何應欽爲第一縱隊長，轄第一師，第二師第四團第三師及警衛軍獨立第一師；另以李濟、程潛爲第二、第三縱隊長，並令第一縱隊以攻略惠州爲主要任務。

當時陳炯明所屬洪兆麟、林虎等部，總兵力約在三萬人以上，駐守惠州城者約三千餘人。惠州位於東江及西河交匯之處，三面環水，一面靠山，而惠州與惠陽兩城相連。互爲倚背，自唐宋以來，兵家相爭，從未有能攻破惠州城者。因其

形勢險要，故向有天險之稱。

是役，蔣公特令何應欽編攻城先鋒隊六百五十人，並親自選定炮兵陣地。十三日，攻城戰開始，雙方初用炮戰，旋由何應欽督率步兵發動總攻擊，前後費時三十小時，終於達成任務攻克惠州。但第四團劉堯宸團長陣亡，杜、冷兩營長受傷，士兵死傷尤衆。

蔣公以惠州既克，東江底定，請辭第一軍軍長職務，以便安心辦理軍校，並請何應欽升任第一軍軍長。

松口之役：民國十五年九月，革命軍與孫傳芳部在贛北酣戰，孫傳芳爲牽制革命軍在贛南之部隊北進，乃令福建之周蔭人以三師兵力分向汀州、漳州集中，準備侵粵；何應欽據報急電蔣公，請增調第二十師加強潮、汕地區防務，並提出攻勢作戰計劃，改守爲攻，以免處處設防，爲敵所乘。九月十七日，何應欽發表討周蔭人攻閩宣言，並立即下令動員積極部署。十月六日，何應欽令第三師之第九團扼守松口南岸，牽制周蔭人軍，何應欽親率主力繞襲永定。於十月十日，一舉攻下永定城，周蔭人軍所有軍火輜重全被擄獲，松口前線之周蔭人部亦因後路截斷而全部被俘。

松口大捷，何應欽升任國民革命軍東路軍總指揮，所有在閩各軍概爲何應欽統一指揮調遣，全閩完全平定。

龍潭之役：蔣總司令於攻克南昌後，策定肅清長江下游之作戰方略，指定由何應欽指揮之東路軍集中主力於衢州、蘭溪，與自贛東進之白崇禧部協同向杭州推進。一月廿七日開始行動，二

月三日克復建德，孫傳芳援浙軍大肆反攻，遂有桐廬、諸暨之激戰，孫軍潰敗，革命軍乘勝挺進，十八日克復杭州。

何應欽與白崇禧會商進攻上海之計劃，決定先切斷滬寧鐵路，伎踞守上海，使南京之魯軍與孫部首尾不能相顧，然後東向攻擊。三月十三日開始行動，十六日分別佔領溧陽、溧水、宜興等地；十八日何應欽至溧陽督率主力向常州，丹陽挺進；同日，白崇禧亦率部克復吳江，又渡過黃浦江進攻松江，民衆起而響應，魯軍無能再戰，上海遂告光復。

寧漢分裂，導致政情混亂，孫傳芳乘機在長江北岸集結十一個師及六個混成旅的龐大兵力，向南岸進犯，期一舉攻佔南京，顛覆革命政府。遂於八月廿六日以主力由望江亭、划子口、大河口三處，向烏龍山、棲霞山及龍潭一帶實施強渡。革命軍方面，由李宗仁駐守南京，以其所指揮之第七軍主力由西向東，何應欽率第一軍在京部隊由南向北，白崇禧指揮第一軍主力由東向西，三面夾擊敵軍。綜計此役作戰共六晝夜，孫軍渡江部隊，全被擊潰，非死即俘，此役革命軍協同作戰，團結對敵，甚獲好評。

徐州之役：龍潭戰役後，孫傳芳在江北收容整頓殘部，於十六年十二月初，結合張宗昌部全力固守徐州，先擊破馮玉祥部，沿隴海線東進之攻擊，復乘勢向津浦線反攻。何應欽此時正在上海出席國民黨會議，聞訊立即北上部署，於十四日親自指揮第一路軍各部分途進擊，十六日克復徐州。

此役爲革命軍二次北伐形成有利之態勢。何應欽且於十二月廿日，即徐州克復後四日，聯合津浦前線各將領通電擁護蔣總司令復職，在國民革命史上尤具重大意義。

抗日反攻作戰：何應欽於民國十九年至二十三年主持軍政部達十四年之久，積極整理陸軍，推行征兵制度，擴充海軍、空軍，發展兵工軍需工業，貢獻至偉。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廿五日，就任同盟國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開始使用中國戰區之陸空軍，對侵華日軍予以猛烈之攻擊，以遮斷在華日軍與越南之陸上交通線，奪取中國西南海岸之港口，以增加軍需物資供應。策定打通廣州海口之計劃，攻略桂林，奪取雷州半島，再分別攻擊衡陽、曲江，牽制北部之敵，以主力沿西江流域攻略廣州。日軍爲阻我反攻，企圖破壞中美空軍在芷江之基地，因而導發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之湘西會戰。我陸空軍協同全線反攻，戰果豐碩。何應欽親自督導完成反攻廣州之一切部署，並於八月初開始行動，所有在梧州江西地區及沿浙桂鐵路挺進之部隊，均已到達預定地點，陸軍總部已自昆明推進至柳州，設指揮所於南寧，八月十四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

三掌兵符力挽危局

何應欽受知於先總統蔣公中正，始自民國十三年六月，蔣公奉國父之命籌辦黃埔軍校，延攬何應欽爲軍校總教官，在此以前，何應欽曾於日本士官學校肄業，回國後，服務於黔軍，參與討袁護法之役，頗有建樹。後在昆明遇狙擊，負創

去上海；傷癒後，於十三年初赴廣州，國父任命爲大元帥府軍事參謀，旋轉赴黃埔任教，從此與國民革命軍之成長、茁壯，以至發揚光大相與結緣。何初蒞黃埔，官拜少將總教官兼教導第一團團長，一次東征因功擢升爲第一旅旅長，二次東征升第一師師長，旋接替蔣公升爲第一軍軍長。

北伐誓師，蔣公率大軍直驅湘、鄂、贛再轉往長江下游掃蕩。何應欽當時兼任潮汕地區警備司令，旋升爲北伐東路總指揮，轉戰閩浙，先後克復杭州、上海、南京與友軍會師，國民政府乃於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奠都南京，舉國稱慶！

國民革命軍是由中國國民黨軍，及滇、桂、浙、粵効忠三民主義之各軍統一編組而成。北伐初期編入戰鬥序列者計有上述八個軍，至十七年六月六日，北伐軍入北京，已擴展至八十四個軍，約三百個師，兵額共有二百廿萬人以上，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抗戰前夕，政府準備對日抗戰整編國軍——統一編制，充實裝備，實行精兵主義，減少大單位，充實小單位。自廿五年起，每年調整廿個師，作爲國防軍之基幹，此外對特種部隊及機械化部隊之建立，亦擬在廿七年底完成。

自北伐、剿共，到抗日、戡亂，廿餘年間，何應欽曾三度代掌兵符，忠誠專一，撥亂反正，維護黨國安全，力挽危局，厥功至偉。

民十六年八月廿一日，蔣總司令爲平息寧漢紛爭，促進黨內團結而通電下野，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改組爲軍事委員會，以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三人爲常務委員，負責軍隊之調度與指揮

，及大兵團對敵作戰之協調督導，何應欽一面推誠與李宗仁合作，獲得龍潭戰役勝利；一面於克復徐州後，聯合津浦前線各將領通電敦請蔣總司令於十七年四月一日復職，繼續揮軍北伐；何應欽則卸除第一路軍總指揮之職，改任北伐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軍權復歸蔣公親自掌握，消除了北伐中途而廢的危機。

民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挾持蔣委員長，變起倉卒，舉國惶然！這時中樞爲營救蔣公，救平叛亂，於第二天正式發佈命令，軍委會常務委員改爲五至七人，加推何應欽、白崇禧等爲常務委員；軍事委員會會議由馮副委員長與常務委員負責；關於指揮調動軍隊，歸軍委會常務委員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十六日，政府又正式下令討伐張學良，特派何應欽爲討逆軍總司令，當時中央各路大軍迅速集結，配合空軍以強大之壓力加於西安。十七日，張學良同意蔣鼎文自西安飛南京。十八日張學良又電何應欽要求避免軍事行動。何應欽審察當時情勢錯綜複雜；中樞謀議，剛柔皆難，深知非政治軍事雙管齊下不爲功，故一方面加以疏導，一方面臨之以兵威，而蔣公遂於十二月廿五日平安脫險返京。這是何應欽在蔣公因故不能執行職權，第二次代爲領導全軍挽救危局的。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廿一日，共軍陳毅部二十四、廿五、廿七各軍，於荻港附近地區，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各軍，於江陰以西、申港一帶強行渡江，所謂國共和談，宣告破裂。蔣總裁爲挽救國家民族危亡，於翌日邀約李宗仁、何應欽

、張羣、吳忠信、王世杰等在杭州舉行會談；李宗仁首先即席說明：「和平方針既告失敗，請求蔣總裁復職。」當時李宗仁爲代總統，意謂請蔣公復任總統，以圖脫卸其政治上應負之責任；蔣公爲求內部團結，共同反共，奮鬥到底起見，懇切表示今日只討論時局之政策，不涉及人事之變更。

會談決定在中央常務委員之下設「非常務委員會」，討論政府重大政策，協助政府，以赴艱危。曾經一致決議：關於共黨問題，政府今後惟有堅決作戰，爲人民自由與國家獨立奮鬥到底；在軍事方面，何應欽將軍兼任國防部長，統一陸海空軍之指揮。

此後國軍在華中、華南、西北、西南等地區持續浴血作戰，以及舟山、海南等地之大軍能集結五十萬人於金馬臺灣，以確保此民族復興基地之安全，以與共黨長期對抗，皆由此一決定而來。

這是第三次蔣公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何應欽肩負重大任挽回危局。

華北忍辱南京受降

何應欽在華北所受的屈辱，來自兩方面：一是日本人給的，一是中國人給的；這兩方面，都與日本侵華問題有關。

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五日，何應欽奉蔣委員長之命至北平與張學良共商阻止日軍侵華對策。同年十二月，國民政府明令派何應欽兼代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這是一個非常艱鉅的任務。

這時何應欽已身兼數要職，除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外，還另外負責推動建軍工作的軍政部長。那時候，國家處在多事之秋，日軍在東北步步進逼，中共在南方擴大叛亂，何應欽去北平之前，正當在贛南第四次圍剿功敗垂成。按政府動員大軍在江西剿共，自十九年春至二十五年冬，共計五次，其中二至四次何應欽都負責策劃督導，今南方未靖，忽有北上之行，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那時日軍先後於「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之後，加快侵略步伐，於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開始進攻熱河，三月四日佔據承德，熱河全境隨告淪陷，全國大譁，張學良引咎辭職。三月八日，日軍復由熱河乘勢進攻長城之喜峯口、古北口及冷口，遭我國軍奮勇抵抗，攻勢頓挫。日軍以正面無法取勝，乃改變作戰計劃，於四月由山海關進攻灤東，於是我軍後方感受威脅，遂向北平撤退，長城各口乃相繼失守，察北之多倫亦告陷落。五月中旬，日軍直攻平津，華北局勢動盪，政府任命黃郛為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循外交途徑進行交涉。

日人種種挑釁行為，引起我軍民一致憤慨，羣起反抗，事態日益擴大。何應欽離京赴平前，臨行請示機宜，蔣公懇切告以：「要本着我們的基本立場，與日軍週旋至最後，不可輕啓戰端。」

什麼是我們的基本立場呢？在不影響國家主權的原則下，堅忍以赴，以多爭取一點備戰的時間。而日方也因佔熱河之目的已達，而長城各役復遭到堅強之抵抗，遂透過英使藍浦森之斡旋

，提議與我國舉行休戰談判。這就是喧騰一時的塘沽協定的由來。

所謂塘沽協定，就是日軍侵佔熱河後，暫時的停戰協定，輿論大為不滿，何應欽與黃郛備受指責，被視為妥協派、親日份子，真是有口難辯。

何應欽來臺後曾在「一篇紀念八年抗戰的文章中說：『當時日本軍閥的囂張，却有非身歷其境者所能想像。譬如有一次，一名日使館衛兵，被我一反日愛國同胞，以卵石投擲了一下，日本當局竟藉此擴大事件，不循外交途徑謀求解決，而由一少佐隊長，率領全副武裝衛兵一排，直趨我的辦公地方，當面向我提出口頭抗議，語出不遜，態度傲慢，真教我無法忍受，然而我還是忍受下去了……』」

三十四年九月九日，何應欽揚眉吐氣的日子到了！這天上午他在中華民國首都——南京，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正式接受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降書。按岡村即上述塘沽協定簽訂時之日軍代表，廿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他以日本關東軍少將副參謀長身份簽約停戰，十二年後又代表日軍簽署降書，歷史之無情，莫過於此；然而何應欽秉承「以德報怨」的國策，對岡村及其統率的一百三十餘萬日軍却給予比較一般國際慣例為優的待遇。

南京受降，固然是何應欽個人的殊遇，也是中國歷史的一大光榮，惟其處理過程與方式却乏例可循。而何應欽卻做得恰到好处，其才能之卓越，思慮之周詳，衆所肯定。

為謀從廣州、長沙、武漢到太原、石家莊等二十七處戰略要點解除日軍武裝之同時，掌握全方面有利態勢，恢復治安，而不先行佔領敵軍指揮機關，且暫保持其建制，使擔任連絡傳達，並擴大其連絡範圍——臺灣及越南北部，與日本駐華海軍原均不歸岡村寧次指揮，何應欽特令一併由其負責連絡，使日軍能在岡村統一連絡狀況下，有秩序的實施投降。

此外，如先期與美軍作戰司令麥克魯將軍交換受降意見，對各戰區司令長官指示處理受降要旨，以及照預定時限提前半年遣送日本戰俘及僑民，以減輕我糧食負擔，也是一大智慧。

組閣護憲臨危受命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何應欽出任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華民國軍事參謀團首席代表，為時一年有餘，嘗與各國軍事將領，商討組織國際武力，捍衛世界和平，惟因國際情勢複雜，未能實現。民國三十七年，政府實施憲政，何應欽奉召返國出任國防部長。這時東北軍情惡化，華北各地，亦相繼告緊。迫徐蚌會戰失利，整個國家情勢更加混亂不堪。

接着中共發動和謠攻勢，國人不察，多被愚惑，總統蔣公為弭戰消兵以恤民生，乃於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毅然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權。李宗仁力挽何應欽出任行政院長，幻想與中共談和。何應欽對此頗多疑慮。數度堅辭不就，嗣奉蔣公手書，告以：「只要於革命前途有益，使舊屬官兵有所依托而不致散亂，以保全革命

碩果之基礎，則兄應毅然應命，更不必論職位之尊卑與個人之得失。」何應欽乃義無反顧，於三月十一日着手組閣。

兩週後，即三月二十四日何應欽就任行政院長職，召開首次政務會議，任命駐俄大使傅秉常爲外交部長；派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劉斐等爲和談代表，四月一日由京飛平，開始第一次和平談判。

果不出所料，和談一開始，中共即擺出以戰逼和之姿態，李宗仁囑和談代表提議「隔長江而分治」，中共則堅持「無論和戰，均須過江」，旋又提八條二十四款，要求政府限期答復。

國民黨中常會對和談方針有所提示，其要旨爲：爲表示謀和誠意，取信國人，在和談開始時，雙方下令停戰，部隊各守原防。共軍在和談期間如實行渡江，即表示無謀和誠意，政府應即召回代表，並宣告和談破裂之責任屬於共黨。

當中共六個軍的兵力於四月廿一日分別在荻港、江陰等地強行渡江後，李宗仁等所幻想的和談破滅了。

何應欽於三十八年三月十一日受命組閣，五月卅一日總辭，計兩個月又二十天，任期之短暫，任務之艱危，爲前所未有。當其組閣之初，明知中共之言和是在爭取時間整補軍隊，而李宗仁之相邀，也無非是採「過渡」辦法，藉以竊取政權，以遂其一己之私慾而已。但爲了國脈民命，爲了保留「革命碩果之基礎」，他敢起餘勇組成了歷史上最短暫的一個內閣，與最狡詐的敵人相周旋。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毅然拒絕了中共的「

和平條件」，而使中共想藉和談消滅中華民國的陰謀難以實現。

奔走國事老而彌篤

三十九年三月一日，先總統蔣公在臺北復行視事，何應欽就任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以迄終身。他是我國的四星上將，相當於美軍五星上將麥克阿瑟、艾森豪威爾等，勳猷德望俱隆。

他晚年遍訪歐亞各國，從事國民外交，宣慰海外僑胞，對增進中日關係效力尤勤，甚獲日本朝野之敬重。他對美國卜克曼博士領導之世界道德重整運動推崇備至，除兩度親赴瑞士參加世界道德重整會議，並曾選派我國青年五十人，前往歐洲，接受道德重整之訓練，於是有轟動西方各國「龍」劇之演出。以及三十五國代表組成之國

際反共軍，和「龍」劇團員，在瑞士和北歐各國與美國之巡迴上演。

七十一年三月，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正式成立，何應欽被推爲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指導決定政策，研擬工作計劃，並督飭完成；今日世界五十多個國家或地區，大陸三百七十個以上單位，都紛紛響應成立了大同盟組織；他對反制共產思想的精神力量，非常重視，對國家民族的前途，具有堅定不移的信心。

何應欽將軍一生，勳猷丕著，德望崇隆。奔走革命，孜孜不倦，不知老之將至。誠如他自己所說：「余生平行事，不矜不伐，無愧無怍，但知服膺領袖，忠黨愛國，以盡我革命軍人之天職，其他非余所計。」今何將軍已遠離吾人而去，但他睿智與忠誠的典範，仍長留人間！

民國人物新傳

費雲文著

定價新臺幣叁佰元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歡迎郵購

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穿線平裝，全書共五百餘頁，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二百四十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